

禪門
人物

仰山的遊山

程化然

——一個人的完成之九

仰山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

僧云：「廬山」。

仰山又問道：「會遊五老峯麼？」

僧云：「不會到」。

仰山便說：「關黎不會遊山」。

雲門禪師對仰山禪師的這一番話，更說是：「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。」那僧人自道親從廬山來，說：「關黎不會遊山」，那是對人們的懇勸指點，所以說：皆為慈悲之故。那僧人自道親從廬山來，只未曾到五老峯，就說「關黎不會遊山」，那是對人間的真正俯就，所以說：有落草之談。

既說是自廬山來，則如何是廬山境？又如何是廬山境裏人？就不能不問，也不可不知。五老峯前無盡，黃龍洞裡無邊，東林西林相向，含鄱口復含天。是峯在後，又忽在前。有何面目？竟不瞭然！有木皆松，有水皆泉，人在其中，億萬斯年。因松風起，因水聲眠。只一覺來，遊罷山川。於是當一被詢問近離甚處，就不妨說是廬山了。

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遊廬山，不會遊五老峯，固是不會到。但即使是遊了五老峯，而未曾遊含鄱口，仍然是不會到。依此而論，誰能說是到了廬山？遊了廬山？人莫不遊山也，鮮能知遊也。說不會遊五老峯，就不會遊山，那真是慈悲之至，方便之至，也真是落草之至，俯就之至。

澗山禪師有一天問仰山禪師道：

「諸方若有僧，汝將什麼驗他？」

當仰山說是「某甲有驗處」後，澗山就要他

舉個例子說一說。於是仰山就說：

「某甲尋常見僧來，只舉一拂子問伊道：諸方還有這個麼？侍伊有語，只向伊道：這個即且置，那個如何？」

澗山聽了說：「此是向上人牙爪！」自明眼人看來，一切的事物都是象徵。因之，自明眼人看來，每一句言語，也只是一個象徵。每一個人要求一個「明白」。每一個「明白」裏，要求一個意義。每一個意義裏，要求一個「安頓」。每一個安頓裡，要求一個「受用」。說諸方還有這個拂子，那是：拂子只是拂子。這個只是拂子的拂子，在這裡就須得姑且擱置起來，看看那個不只是拂子的拂子，究竟怎樣？明白了只是拂子的拂子，又明白了不只是拂子的拂子，如此方是真明白了。到真正明白了一個拂子，那纔能夠說道：拂子究竟是一個拂子。如此方有一個意義，從而有一個安頓，更從而有一個受用。此之謂是向上人牙爪。因此，會儘有其向上機，和不斷的提起來。

拂子如此，山亦如此。為什麼要遊山呢？如何是山，更如何是遊呢？說是「從廬山來」，那末，「會遊五老峯麼？」這問是一個尋常問，可是就不能隨便答。說不會到，固是不會遊山。但說會到，也須妨是「罪過」。

馬祖問百丈禪師：「什麼處來？」

百丈云：「山下來」。

馬祖問：「路上還逢着人麼？」

百丈云：「不會」。

馬祖再問：「為什麼不會逢着？」

百丈云：「若逢着，即舉似和尚」。

馬祖又問：「那裏得這消息來？」

百丈云：「某甲罪過」。

馬祖道：「却是老僧罪過」。

人是一個人，但人又不只是一個人。當問「路上還逢着人麼？」自然會是一個人，又不只是一個人的人。否則，路上儘是人來人往，那還須問着「逢與不逢」麼？百丈說不會，那確實是不會。馬祖再問為何不會？這自然要逼出了百丈心目中完成的人物。所以便說：若逢着，便舉似和尚。不過如此一來，那豈不是要生活在觀念裏，而否定了血肉之軀？路上人來人往，竟未逢着一人，憑空獲得一個概念，向虛獲得一個消息，此心之仁，毫無所寄，豈非罪過？於此百丈說是罪過，馬祖亦說是罪過。本此以言五老峯，假如你選說着會到，那會到的那一個五老峯呢？是這個只是五老峯的五老峯，就不是那個不只是五老峯的五老峯。在這裡你只要否定了一個，就會是罪過。因非心之全，就必然會是仁之失，不能不是罪過。

如何是山？山是山，山又不只是山。如何是遊？遊是遊，遊又不只是遊。因之，為什麼要遊山？這是一個屬於「明白」裏的問題，這又是一個屬於「受用」裡的問題。說到明白，誰能真明白一株小草？誰能真明白一朵小花？因為小草不只是一株小草，小花也不只是一朵小花。要真正明白它，這不僅是不可能，而且由明白以至受用的過程，也是過於遙遠了。但一說到受用，這就直截得多，而且一株小草究竟是一株小草，一朵小花究竟是一朵小花，以至一個山，究竟是一個山。只一受用，就等於明白。這由受用到明白的過程，那是十分短促的！

仰山說那僧人不到五老峯，就不會遊山，自然還是涉及受用的問題。涉及受用，這就涉及慈悲，深深俯就，有似落草了。

長沙鹿苑招賢大師一日遊山，歸至門首。首座問：

「和尚什麼處去來？」

長沙禪師回答道：

「始隨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」

首座云：「大似春意。」

長沙云：「也勝秋露滴芙蓉。」

這就是遊山不見山，但已獲得了整個山的全般受用。所以首座便說：「大似春意」。只是一經受用，就不至未歸「明白」，而儘可了然於目，了然於心。秋露之滴於芙蓉，其清新明白處，實遠未及此。此之謂「也勝秋露滴芙蓉」，非僅「大似春意」，而徒關受用。雪竇於此著語云：「謝答話」。

受用得够了，受用得明白，這就不能不謝答話。

仰山禪師有一日同長沙鹿苑招賢大師觀月，仰山指着月說：

「人人盡有這個，只是用不得。」

「恰是，便請備用那，」長沙說：

「備試用看，」仰山說。

長沙一踏，踏倒。仰山起云：

「師叔一似個大虫。」

「受用」是一個無分辨的境界，但無分辨的境界，並不是不明白的境界。那可能由明白的境界，一轉而來。也可能向明白的境界一轉而出。一轉過來，就可受用。一轉出去，就可明白。明月人人有，受用各不同。一踏踏倒了，有如一大虫。於此分明成了一個畫面。整個月亮就在這一個畫面裏，全般受用，也在這一個畫面裡。那是一個渾然的境界，又是一個清楚的境界。長沙禪師在玩月時居留於一個渾然的又是清楚的境界裏。長沙禪師在遊山時，也是居留於一個渾然的又是清楚的世界裡。於此，雪竇禪師便頌道：

「大地絕纖埃，何人眼不開？始隨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羸鶴翹寒木，狂猿嘯古臺。長沙無限量，咄！」

這一咄圓悟禪師說是：「若是山僧即不然」。他要把這「咄」字易以「掘地更深埋」五字。只不過「咄」則更加提起。愈提起則愈明白，而愈明白，亦愈能受用。深埋則是放下。能放下，則寂然。寂然則明白與受用，同時起，亦同時消。

據載：

「文殊問無着，近離什麼處？無着云：「南方」。殊云：「南方佛法，如何住持？」着云：「末法比丘，少奉戒律」。殊云：「多少衆？」着云：「或三百或五百」。無着問文殊，「此間如何住持？」殊云：「凡聖同居，龍蛇混雜」。着云：「多少衆？」殊云：「前三三後三三」。相傳無着遊五台山，至中路荒僻處，文殊化一寺，接他宿，於是談了以上的話，談完了以後，就吃茶。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：「南方還有這個麼？」着云：「無」。殊云：「尋常將什麼喫茶？」着無語。遂辭去，文殊令均提童子送出門首。無着問童子云：「適來道前三三，後三三，是多少？」童子叫聲：「大德！」著應聲道：「諾」，童子云：「是多少？」又問此是何寺？童子指金剛後面。無着回轉頭來，童子和寺都不見了，只是空谷。那裏後來說是金剛窟。

這「末法比丘，少奉戒律」，雖其究極會「明白與受用同時起，又同時消」但終於落到一個有分辨的境界，所以便說出了或三百或五百。而這「凡聖同居，龍蛇混雜」，則是愈受用，愈明白，而愈明白又愈受用，終于渾然。所以儘會是前三三，後三三，無由分辨。這便似將玻璃盞子喫茶，一切平平，尋常之至。這正如漳州地藏問僧南方佛法如何？當僧說是「商量浩浩地」時，

地藏就說：「爭似我這裡種田博飯喫！」只尋常之至，就是受用之至。只受用之至，就是明白之至。明招獨眼龍有詩云：

「廓周沙界勝伽藍，滿目文殊是對談。言下不知開佛眼，回頭只見翠山巖。」

這廓周沙界勝伽藍，是指荒僻處化成一寺而言，一明白之至，就是處處是意義，處處是安頓，處處是文殊，處處是對談，因而又是受用之至。至此，回頭只見翠山巖，翠山巖固是翠山巖，但翠山巖又不只是翠山巖。這正如遊廬山來，也正如到五老峯頂。山是真山，峯是真峯，遊是真遊，到是真到。方不致讓抑山說道：

「關黎不曾遊山。」

寒山子有詩云：

「欲得安身處，寒山可長保。微風吹幽松，近聽聲愈好。下有斑白人，嘖嘖讀黃老。十年歸不得，忘却來時道。」

人在山中，山在眼中。是我就山，是山就我。

此中有分辨，又無分辨。

人在山頭，山在脚下。是我登山，是山登我。

此中有高低，又無高低。

我能由此山入，却未必能由此山出，這正如我能由此道來，却忘了來時道。

遊山忘山，並亦忘其為遊。以至忘出，並忘了來路，即是渾然，但又非渾然。因為這裏還儘有高低，儘有分辨。所以這裏又儘是清寥寥，白的。

懶瓚和尚隱居衡山石室中，唐德宗聞其名，遣使召之。使者至其室，宣言：天子有詔，尊者當起謝恩。懶瓚方撥牛糞火，尋煨芋而食。寒涕垂頰未嘗答。使者笑說道：「且勸尊者拭涕耶」。懶瓚和尚回答道：「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？」竟不起，使者回奏，德宗甚欽嘆之。

必須要把得定，總算是清寥寥，白的。



甚麼是外道？

朱亦文

外道這名稱，在一般人多誤認為罵人的話，其實這兩個字並沒有含着罵人的意味在內，

但是初學的人，便難得瞭解了。又有一些人以為外道就是外教，或者外道祇是左門旁道，其實並不盡然；外道的種類很多，往往掛着佛陀旗幟，而行的外道勾當者，比比皆是，這在初學的人，更難辨別了。基於這幾種因緣，為了使初學的人易於鑑別，不致誤入歧途，一錯百錯起見，學人今天拈出這個題目，來說明甚麼叫做「外道」。

一、釋名

A. 內道

要解釋「外道」兩個字，得先知道甚麼是「內道」？內道者是指本體心性的道理，這種內究本體心性的道理，捨了佛陀的教理，更沒有別的了。要知佛法是從本體去發掘；是向心性去探究的。一般人只知道四大和合的「假我」，執著認真，却不知另外還有一個「真我」的存在，這種真我的道理，說起來很不容易懂，即使懂得，也很少會修的；要說證得這種「真我」境界的人，那祇有佛陀一人。但我們每一個眾生，雖沒有證得真我的境界，却人人本來具有真我的理性，只要依照修行，人人可以證到這種真我的境界。所以說內道是向內發掘，從心探究的根本路徑，修行的人，若不找出根本，盲修瞎鍊，又豈能走向成功，到達我們祈求的目的——聖域呢！

B. 外道

若說外道，那就是心性以外一切事相的道理，他們一味向心外去找尋道理，心性外有些什麼

呢？四大假合的身體，和眾緣聚集的萬物。所謂外道者，無非求神求鬼以冀假身的享樂和長壽；家宅的財富和平安；最高也不過求個靈魂的暫安。

要知求神求鬼，都是心性外的事，神鬼亦是六道眾生之一，本身尚在迷途，又豈是可以依靠的呢？即使偶或顯了一點小神通，讓你有求必應，所得的樂，亦無非是苦的因種，無常的陰影，既得不到真正的安樂，又不能永久常存。這又那裏是我們學道的人所企求的目的呢！至於靈魂，本非本性，因為凡夫不識本性，便誤認靈魂就是本性，以為升了天堂，便得永生。豈知靈魂本身就是個糊塗蟲，佛教稱它做「神識」，佛教是叫人轉「識」成「智」的，識是不能自主的，他處處受着業力的牽制，去決定升降，永久在六道裏打混，除非轉識成了智，纔能恢復原來的本性，所以學佛法，轉識成智，才是我們學道人真正企求的目的！

說了半天，恐怕有些人還不明白，姑且舉個比喻來說明，內比樹根，外喻枝葉，要使這棵樹生長，必須從根澆水，才是究竟之道；若向枝葉噴水，那裏是究竟的道理，又豈能開花結果呢？

二、界線指明

現在既明內外道的道理，但又如何分別呢？這可以指出內道和外道雙方的因果來分明界線。

A. 內道因果

修內道的人第一必須透澈真理，然後纔能不走錯路，好像領海的船師，必定要內行，熟悉路線，方向，何處深淺，何處礁石，若不熟知航路，不但要錯走路，還有觸及暗礁，擱淺沙灘的危險。第二、必須認識根本，就是認識心性，從心

也纔能說是真正明白，並纔能說是真受用。

有一點夾雜，就不能真到達一個境界，因之，不簡單化到極點，就不能真到達一個境界，遊山是遊一個境界。廬山是一個境界，五老峯是一個境界裡的一個境界。

仰山說：「闍黎不曾遊山」，雲門說：「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。」雪竇於此頌道：

「出草入草，誰解尋討？白雲重重，紅日杲杲。左顧無瑕，右盼已老。君不見寒山子，行太早，十年歸不得，忘却來時道。」

超越着，又俯就着。尋個明白，討個受用。但誰是明白？誰解受用？白雲重重，紅日杲杲，是明白又是受用。是屬凡，又是屬聖，既見龍，又見蛇，不開寒，又不開暑。一切是如此無瑕，一切又如斯老去。但這會是飄忽嗎？十年不歸，竟忘來路。誠然這會是飄忽。但就真無以安頓麼？是真山就可安頓。是真峯就可安頓，是真遊就可安頓，是真到就可安頓。總要能真遊一個境界，總要能真到一個境界，這裡有落草之談，但這皆為慈悲之故。

遊山是一個安頓。安頓了則左顧是明白，右盼是受用。能明白則無瑕，能受用則不知老之將至，法眼圓成果實性頌云：

「理極忘情謂，如何有喻齊。到頭霜夜月，任運落前溪。菓熟兼猿重，山長似路迷。舉頭殘照在，元是住居西。」

真會遊山，就能有得。真能有得，就識此理。仰山的遊山，原是有關一個人的完成的。

新書流通

星雲法師著「釋迦牟尼佛傳」，每本三十元，精美洋裝，每本附贈印有著者近影之美術書簽一張，本刊代售。如願代銷或大量購請，可逕函宜蘭念佛會星雲法師接洽，有折扣優待。